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# 福楼拜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谭立德 编选

# 福楼拜精选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1999

**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**  
**福楼拜精选集**  
**谭立德 编选**

\*

**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**  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  
**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**  
**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**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6 插页 568 千字  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6000

**ISBN7—5329—1596—4**  
**I·1375 定价 31.30 元**

## 出 版 说 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本社隆重推出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## 编选者序

# 完美的福楼拜

谭立德

1789 年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。到了十九世纪，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较量反复、持续地进行着，政治事件层见迭出，法国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。在这动荡的年代，法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，各种思潮、学说、流派、主义应运而生。在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，法国文学空前活跃和繁荣，开始了它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。在这星光璀璨的文坛里，福楼拜无疑是其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星星之一。

1821 年 12 月 13 日，居斯塔夫·福楼拜出生于鲁昂的一个医生世家。祖父是名兽医，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医生，母亲也是一位医生的女儿。他的童年虽然可以说无拘无束，但医院的环境养成了他严肃、冷峻的性格。父亲指定长子习医，以继承自己的事业，安排次子居斯塔夫学习法律。可是，居斯塔夫·福楼拜自幼喜爱文学，还常常和小同学一起玩演戏的游戏。1832 年进入鲁昂中学，两年后，十三岁的福楼拜便开始编辑一份手抄的报纸《艺术和进步》，并撰写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玛格丽特·勃艮第之死》。到他 1840 年通过

中学会考之前，他已经写下十多篇小说，显露了这位少年作者出众的文学才华。在中学时代写作的小说中，《狂人回忆》（1838）是一篇自传体小说，既回忆了美好的童年生活，也记叙了他十六岁时对一位二十八的少妇所萌生的恋情。这一奇妙而纯真的恋情，在他稚嫩的心灵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甚至永生不能忘怀，后来在长篇小说《情感教育》一书中又作了描写。

1841年，按照父亲的意愿，福楼拜到巴黎大学注册学法律。不过，他对于法学并没有什么兴趣，而是念念不忘他钟情的文学，第二年就写出了中篇小说《秋之韵》（又译《十一月》），并开始创作《情感教育》。不久，因神经系统疾病的发作，父亲只得让他放弃法律学业。从此，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。1846年，父亲病故后，他同母亲一道住在鲁昂郊区的克罗瓦塞。在这风景明媚的小村镇，福楼拜勤于笔耕，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。

还在中学上学时，福楼拜就爱好旅行，并写下大量的旅行笔记。旅行为他带来灵感，并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在他妹妹结婚那一年，福楼拜全家与新婚夫妇一起外出旅行，在意大利的热那亚，勃鲁盖尔的同名绘画使他萌发了写作《圣安东尼受试探》（又译《圣安东尼的诱惑》）的激情。1847年，福楼拜偕好友杜冈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地区游览，使他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状况，获得了深切的感性认识。

1848年2月，震惊法国朝野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。福楼拜闻讯，立即同另一位好友布耶一起赶往巴黎，亲眼目睹当时发生的种种情景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因此，在他后来再次撰写《情感教育》时，有关1848年革命的描述，尤其显得真实、生动。由于对社会现实深为不满和失望，翌年，福楼拜写完《圣安东尼受试探》后，便同杜冈一起离开法国，到近东旅行。

他们经马耳他，到埃及、叙利亚、巴勒斯坦、土耳其、希腊、意大利等地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旅行。这次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，异国悠久的文明和别具一格的风光，使福楼拜激赏不已。

回国后，福楼拜开始投入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创作。这期间，他同路易丝·高莱持续八年的恋情，终因双方志趣相异，宣告中断。福楼拜终身未婚。1856年4月，凝聚了作家的心血和理念的代表作《包法利夫人》完成。同年10月开始，经大量删改后在《巴黎评论》上连载。但小说显示出来的锋芒，激怒了当局，福楼拜因此受到官方的指控，罪名是有伤风化。经过两个月的诉讼，法庭宣告此书不是诲淫作品。翌年，全书面世。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出版使福楼拜声名大振，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不过，这场获胜的官司和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就，并未减轻福楼拜经受的心理压力。以后几年，他放下现实题材，转向创作古代题材的小说，着手撰写小说《萨朗波》(1862)。这部小说当时的题名为《迦太基》，为了把书写好，福楼拜特地奔赴北非，在古代迦太基的遗址实地考察了四天。小说面世后，获得广泛好评。1863年起，福楼拜又回到依然深深吸引他的现实题材上来，致力于写作他第二部长篇小说《情感教育》，对年轻时撰写的《情感教育》作了彻底的改写。六年后，《情感教育》面世，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。于是，福楼拜着手修改《圣安东尼受试探》(1874)，并撰写了一部不甚成功的剧本《候选人》(1874)，同时，构思第三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布瓦尔和佩居榭》。1875年至1876年间，福楼拜同乔治·桑发生文学论争。这场论争使得福楼拜写出了《三故事》(1877)中的《一颗简单的心》。

晚年，福楼拜的心情愈加忧闷、孤僻，健康状况愈益恶

化，他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但始终执著于小说创作。1880年5月8日，福楼拜走完了他不寻常的文学创作旅程，逝世于克罗瓦塞。他的未完成小说《布瓦尔和佩居榭》在他身后第二年面世。

福楼拜生活在法国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。童年时，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维克多·雨果，因而，在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里，常常闪现出浪漫主义色彩。1836年，福楼拜跟随父母到特鲁维尔度暑假。一天，在海滨散步，他遇见了一位神秘而忧郁的女人，便狂热地爱上了她。两年后，这个默默单恋的少年，怀着浪漫的情感，真实地叙述了这份痴迷的激情和忧郁的情怀，写成了一篇自传体小说《狂人回忆》。1842年撰写的《秋之韵》可以说是他早期创作的终结。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孤独、苦闷的年轻人急切地渴望领略爱情的滋味，然而，他邂逅相遇的却是个妓女，分手以后，年轻人对妓女依然无法忘怀，最终忧郁而死。整篇小说充溢着苦涩、悒郁的氛围，抒发了福楼拜的忧思愁怀。

由于自小生活环境的影响，福楼拜对于科学有着特殊的偏爱，因而，在他的小说中，也不乏惊人的真实描写。他的甥女，高芒维勒夫人在她的《回忆录》里曾这样谈到他：“从他的父亲那儿，他接受实验主义的倾向，对事物观察缜密，为了了解最小的细节而花费许多的时间，他具有认识一切的爱好。他的母亲给他留下了易于感受的心性，几乎女性的温情，洋溢于他伟大的胸臆……”作为一名作家，不妨说，福楼拜既具有敏锐的感觉、丰富的感情，又有如同医生一般的冷静、理智的性格。1850年，福楼拜在出国旅行途中，阅读了奥古斯特·康德的《实证哲学》一书。实证哲学的学说对福楼拜的文学创

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第二年，归国后，他着手第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，那就是《包法利夫人》。这时，他改变了创作路子。

实证主义融入了福楼拜的创作观念。浪漫主义色彩从他的作品中淡出，以艺术和科学的融合为基础的写实主义，成为他的创作的主潮。1852年，福楼拜在给路易丝·高莱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……越往前，艺术越要科学化，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。二者从底部分手，又在顶尖结合。”他认为，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，因此，他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事物，描绘一切，剖析人生。1857年，始于1851年的《包法利夫人》面世。这部写实主义杰作分三卷。上卷共九章，中卷有十五章，下卷十一章。小说的副标题是“外省风俗”。女主人公爱玛是外省富裕农家的女儿，从小被送到修道院接受贵族化的教育。长大成人后，嫁给市镇医生包法利。然而，修道院里的教育使爱玛成为一个爱慕虚荣、游手好闲的女子，她向往所谓高雅奢华的生活，而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则使她满脑子充斥着诗情画意、风花雪月。爱玛对小镇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和平庸无能的丈夫心生厌倦，憧憬着虚幻的爱情。她先后有两个情人，第一个情人是个品质卑劣的乡绅，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见习生。两个情人都弃她而去，爱情的幻影破灭了，而爱玛则因为糜费的生活而债台高筑，最终，她走投无路，服毒自尽。

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出版，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在法国社会引起不小的风波。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女子的悲剧，鞭挞了腐化堕落的资产者社会。爱玛本是个普通的农家姑娘，修道院的教育毁坏了她的品格，她一心向往贵族社会的“高雅”，浪漫主义文学使她对爱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在她居住、生活的城镇里，周围的人都是那么庸庸碌碌。对这种平淡、沉闷的

生活的厌倦，更促使她要寻求“幸福的爱情”。于是，渐渐地，她的灵魂堕落了。然而，她遇人不淑，先后两个情人都抛弃了她。更可悲的是，高利贷者敲诈她，她求助的律师更要趁火打劫，现实生活一步步把她逼到绝境。如果说，爱玛的堕落是因为贵族教育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熏陶的结果，那么，她的毁灭则是冷酷的社会造成的。福楼拜并不是简单地把爱玛描写成一个堕落淫荡的女子；这是一个幻想过多的弱女子，但是，在她的身上却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，她不甘心在这平庸狭小的城镇里度过平庸的一生一世，不甘心与自己碌碌无为、感情贫乏的丈夫厮守终身，而她的悲剧也正出于此；她周围的人并不比她高明多少，正是这一个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逼她走上死路。福楼拜以冷峻、客观的笔触，勾画出一个个鄙俗、自私的“正人君子”，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法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。小说对社会的深刻揭露激怒了第二帝国当局，因此，作者受到指控，作品被斥为诲淫诲盗。然而，福楼拜对小说创作的革新却赢得文坛的一片赞扬。声望卓著的资深批评家圣勃夫，读了《包法利夫人》后，立刻发表书评，高度评价这部“处处打着它出现的那个时代的标记”的作品，他写道：“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标志：科学、观察的精神、成熟、力量和一点严酷。”文坛名宿波德莱尔在《艺术家》杂志发表文章，给予小说热情的称赞，说“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富于启发性的书，可以使人写出一大本评论的著作”。在他看来，爱玛“的确是崇高的，她尤其值得怜悯”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·马克思－埃威林认为，这是一本“完美无缺”的书，“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”。左拉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，他说：“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。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清澈与完美，让这部小说变成同类的标准、确实的典范。”批评家布吕纳介在福楼拜身后，

对他的创作进行全面评价时，强调指出：“在法国小说史里，《包法利夫人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。”

福楼拜开始创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时候，巴尔扎克刚刚去世，他写信给好友布耶表示沉痛的哀悼之余，也表示了对当时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不满足。福楼拜认为，巴尔扎克“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曾经透彻了解他的时代。他曾经对妇女有过深刻的研究，不料一结婚，就故世了。而他熟悉的杜会，也开始瓦解。路易·菲利普一去，有些东西跟着一去而不复返。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。”诚然，福楼拜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一样，视文学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。他追求表现真实的艺术，在他看来，“一件东西只要真，就是好的”，“艺术应当真实才是”，“丧失了真实性，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”。但是，他并不墨守成规，步人后尘。福楼拜以独创的艺术手段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。

福楼拜写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灵感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作者父亲的医院里，有一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，他的续弦夫人嗜好小说，生活奢华；她先后遭到两个情夫的遗弃，深受刺激，而且，由于借债供自己挥霍，结果债台高筑，不得不服毒自杀，遗下一个女儿。过了不久，德拉马尔也自杀了。这是发生在1848年的事，当时的报纸曾作过报道。应该说，这个故事并无什么新奇独特之处，女主角也只是一名平庸的女子。正如福楼拜在1853年7月给他的女友高莱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，“同时遥望着那么多庸凡的事物，全要好好地写出来……”其实，故事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运用、调度和布局。福楼拜是怎样把这些“庸凡的事物”造就成有价值的艺术的呢？

福楼拜在艺术创作中遵循透彻理解现实，忠实反映生活的原则。他把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，但他着力刻画的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风貌。小说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一幅幅法国外省的风俗的画面，描绘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物。福楼拜对于事物的观察力极其敏锐精细，善于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刻画人物的个性，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他的生花妙笔下，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，即使一个不起眼的渺小人物，他也能用三言两语抓住特点，使其跃然于纸上。不过，福楼拜从不承认《包法利夫人》是根据某件真实的事件而写的，因为，在他看来，这部作品不是一般的写实小说，尽管故事是真实的。他在回答卡耶多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《包法利夫人》是纯粹的虚构。这本书的所有人物全是凭空想出来的。……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些个人，可是我所要写的，却是些典型人物。”他笔下的爱玛不只是一个失足的女子，更是受尽资产阶级社会凌辱和摧残的女性，她一生的梦想、追求、痛苦和遭遇都有着时代的烙印；她周围的人物，郝麦、罗道尔弗、赖昂、包法利等等，无一不是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。

福楼拜毫不隐讳他“为了故事更加易于了解和有趣起见，而创造了一个接近人性的女主人公，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”。为了塑造这个“通常所见的女人”，作家十分注重环境的铺陈。但是，他绝不孤立地描写环境，而是把环境描写和人物塑造糅和在一起，常常通过人物的视线所摄取的景物来映衬人物的精神变化，让人和景同样处于动态中，互为因果。

然而，《包法利夫人》之所以成为一部“具有划时代意义”的巨著，在于它的纯客观的艺术表现。福楼拜认为，小说家的态度，应该同科学家一样，是客观的。在他看来，“艺术不是用来描写例外的事物”，应该还事物以本来的面目。他在给乔

治·桑的信中写道：“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，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，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，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。”在《包法利夫人》中，福楼拜始终置身于作品之外，笔触客观而冷峻，绝不流露自己的感情，更不会发表议论或介入主人公的生活。这是他与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区别。为此，法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把福楼拜奉为现代小说的先驱。他这种“纯客观”的艺术手法，对十九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成具有极大影响。当代文学批评家、巴黎大学教授布吕奈尔在他的《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》中这样评论福楼拜：“与他的同代人正好相反，他并不从他自身中找到作品，而在作品中找回自己。”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了。

《情感教育》是福楼拜第二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福楼拜在1843年至1845年间，撰写了《情感教育》。到1867年，他重新改写，无论内容和结构都作了彻底修改。小说的副标题是《一个青年的故事》。故事以四十年代的巴黎为背景。作者叙述了主人公弗雷德利克·莫罗从青年到中年的际遇。出身于外省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的莫罗，是个好幻想、惰性重、碌碌无为的人。他来到巴黎上大学。一天，他偶遇画商阿尔努夫妇，对阿尔努夫人一见倾心。后来，又结识了交际花罗莎奈特，但是，他又眷恋着阿尔努夫人。为了跻身于上流社会，他又追求党布罗斯夫人，当党布罗斯夫人觉察到他心怀二意，同他绝交后，他又想返回家乡，去找曾迷恋过自己的姑娘路易莎，可是，路易莎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。他只得孤单独独一人生活。

这部小说描写了1840年到1867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法国社会生活。这期间经过了1848年的革命、临时政府、1851年的政变，可谓风起云涌，跌宕起伏。《包法利夫人》写的是简单

的环境里的简单的故事，《情感教育》则是展现了发生在大都市里的种种错综复杂、瑰丽壮观的社会景观。作者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，塑造了各个阶层、各种类型的典型人物，因此，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莫罗个人的遭遇，而是整个时代的写照，对于了解1851年以前的法国历史，具有极大参考价值。

早在青年时代，福楼拜就酝酿要写一部关于两个抄写员的故事的小说，然而，这个计划一直拖到晚年才开始实施。遗憾的是，小说尚未完成，作者却因劳累过度，突然离去了。这部小说就是遗著《布瓦尔和佩居榭》，它堪称是《情感教育》的姐妹篇。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外省引起的反响。

小说叙述两名抄写员布瓦尔和佩居榭退休后在乡下的隐居生活。他们研究文学、历史、化学、史学、考古学，以作消遣。但是，他们天性愚拙，根本无法理解这些高深的学问，遂一一放弃。1848年，二月革命消息传来，引起剧烈的反应。后来，他们又想从事别的学科的研究，结果还是一事无成。最后，他们还是重操旧业，终其余生。

福楼拜在这部小说里，着重揭示保守、闭塞和落后的外省生活。同《情感教育》一样，通过对政治事件的真实描摹，刻画人物性格，针砭社会现实。

在现实题材方面，福楼拜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写得极其成功，那就是短篇小说集《三故事》中的《一颗简单的心》。故事叙述了女仆全福的一生。失去双亲的全福，自小给人打工谋生。长大后，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爱情，离开主家，到欧班太太家当厨娘。她勤俭能干，日夜操劳，对欧班家倾注了全部的爱心。由于她的机智勇敢，使险遇疯牛的主妇一家安然生还。孩子们长大后都离家去学校住宿。全福便把感情转移到外甥身上，可是，外甥随船去了美洲，并在那儿染病死去。几年后，

她得到一只鹦鹉，于是，她的感情落到鸟儿身上。鹦鹉死后，制成标本，伴随着她。

《一颗简单的心》里充满了作者童年的回忆。福楼拜的甥女在《回忆录》里写道：“这个简单的故事里，所有的细节是如此真实，如此明晰，具有一种惊人的正确。”这是一部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作品，它描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，她的一颗简单而纯洁的心。小说的结构非常紧凑。虽然福楼拜在撰写这篇小说时，带着对母亲的温情的回忆，但是，同其他作品一样，作者深藏起来，并不介入小说，根本不流露他个人的情感。他让读者自己去感受，去体验。作者娴熟地运用冷峻的白描手法，用抓住特征的三言两语，再现环境以及这环境造就的人物。种种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却具有典型意义的、传神的细节描写，使人物形象不是停留于平面，而是向着精神世界的纵深掘进。

除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，福楼拜的创作中还包括古代历史传说题材。

1862年7月，福楼拜在给桑多夫人的信中写道：“为了消遣《包法利》给我引起的厌恶，我选了一个古代题材。”那就是《萨朗波》。

福楼拜截取了公元前三世纪迦太基和罗马争斗的一段历史，作为《萨朗波》的情节主线。迦太基的雇佣兵在马铎的带领下，举行哗变，并夺走了代表迦太基命运的神器。保管神器的是迦太基统帅的女儿萨朗波。为了忠于迦太基，萨朗波来到起义军中见马铎，牺牲色相，趁乱获得神器。最终，起义被镇压了，马铎被俘处死，而萨朗波也倒地死去。因为，她早已深深爱上了马铎。作者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古代的历史场景，给人

一种荷马史诗式的片段的感觉。

另一部历史传说题材的小说是《圣安东尼受试探》。这部小说被罗曼·罗兰誉为“法国的《浮士德》”。

十六世纪佛来米大画家勃鲁盖尔的绘画给予福楼拜创作的灵感，他从1846年起开始写作《圣安东尼受试探》，三易其稿，历时二十七载，直到1874年，才得以同读者见面。这是一部具有戏剧形态的小说，叙述了中世纪隐修士圣安东尼经受魔鬼试探的传奇故事。全书共分七个场景。从安东尼回忆开始，作者逐一描摹了食物、知识、金钱、权力、美色等各种欲望对安东尼的诱惑。最后，魔鬼亦即科学的化身挟着安东尼，让他阅遍大千世界的众生相，从而认识宇宙，认识自然，返回自然。

福楼拜运用同样写实的手法，一丝不苟地叙写圣安东尼的梦境，让主人公的意念驰骋于广阔的想象空间，七个场景蔚为壮观。然而，这部小说与他以往的小说相比，具有更加“现代性”的特色。如怪诞的梦境，神秘的暗示，非理性的潜意识活动，尤其是人物的自我异化，更是诡谲颖异。书中写到安东尼梦见自己变成了尼布甲尼撒，“心血来潮想干一番卑鄙事”，想到“世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野兽更卑贱的了”，于是，他开始“在桌上像野兽那样爬行，像一头公牛那样哞哞直叫”。这种表现人的异化的手法，对日后现代派作家产生了极大影响。难怪卡夫卡称自己是福楼拜“精神的儿子”，“新小说”派作家们称福楼拜为他们的“保护神”。此外，我们在这部小说中，可以看出无神论者斯宾诺莎对福楼拜思想的影响。

短篇小说集《三故事》的另外两篇小说《希罗迪亚》和《修道士圣朱利安的传说》，也是古代历史传说的题材。

福楼拜是位高超的艺术家，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发展了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。崇尚写实，但他不是摄影师，而是画家。他通过观察和体验，赋予他的画笔以灵性和风格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艺术犹如高洁的女神，容不得丝毫的亵渎。他曾给他母亲写信说：“用艺术来挣钱，谄媚读者，售歌卖笑来弄名声或者弄几文钱，是最卑贱的职业。”为了艺术上的追求，他放弃了对一切欲望的企求，甚至爱情。艺术是他的生命，是他终生的情人。

艺术的目的在于美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需要形式和内容的和谐与统一。1876年3月，福楼拜在给乔治·桑的信中曾写道：“我相信形式和内容是两种细致的东西，两种实体，活在一起，谁也离不开谁。”在他看来，形式和内容“仿佛灵魂与肉体”，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。因此，他在创作中，不仅讲究严密的结构和准确的一字一句，他还孜孜追求理想的散文风格，他要把诗的韵律注入散文，为作品的内容服务。他认为，“表现方式越切近思想，用词越贴切，并融合于思想，就越美。”为了达到艺术的完美，福楼拜在遣词造句方面，对自己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，对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要经过苦心的锤炼。文笔对于他，好比是音乐。他常常高声朗读自己写下的文字，听听它们的音韵和顿挫。稍不合意，就重新修改，甚至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整篇整篇地删改掉。他给自己规定，在同一页里，不得重复同一个形容词，在一个句子里，不容许用两个 *que* 和 *de* 来连系三个名词。他对乔治·桑说：“我在我的句子里头发现一个拙劣的同声字或者重复的时候，我就确信自己陷入错误了。”可以说，福楼拜的小说在意境、词句、结构等方面都达到了美的极致。因此，我们说，福楼拜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小说家，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家。他的小说被